

神通妙用

星云大师 著

在平日的衣食住行中，
如果我们能稍加留意，
体会事事物物的神奇妙用，
将会发现生活本身就是神通，
何必要在生活之外另求神通呢？





神通妙用

星云日记

星云大师

著



岳麓書社·長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星云日记.40,神通妙用/星云大师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3.4

ISBN 978-7-5538-0064-6

I. ①星 ... II. ①星 ... III. ①星云—日记②佛教—通俗读物 IV. ①B949.92②B94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07246 号

本书由上海大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独家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

SHENTONG MIAOYONG

神通妙用

作 者: 星云大师

责任编辑: 李业鹏 黄 佩

封面设计: 谢 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直销电话: 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 410006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印张: 7.125

字数: 108 千字

印数: 1—6,000

ISBN 978-7-5538-0064-6/B · 103

定价: 20.00 元

承印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 0731—88884129

目 录

自 序 星 云 /1

如山如水的大师 赵翠慧 /7

点 灯 (1996年3月1日—3月15日) /9

神通妙用 (1996年3月16日—3月31日) /61

功德果报 (1996年4月1日—4月15日) /117

积极的慈悲 (1996年4月16日—4月30日) /161

编辑后记 /221

自序

星云

我从童年开始，就喜欢写日记，但因那时生活艰苦，纸笔不周，只有将一些人事、新知、杂感、生活等记于脑海中。

一九四九年我初来台湾，最初几年曾写了二十多本约两百多万字的日记。后来自己翻阅时，发觉日记中尽是写些人我是非、他人得失，写到自己也是一副愤世嫉俗的丑陋面目。因此，在一九五二年的元旦，我重新在一本日记簿上写道：“我，是自私的；我，是丑陋的；自赞毁他，妄自议论，实在是人类的劣根性。”写完，我就将二十多本日记付之一炬了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不禁感到有点可惜，因为日记是一个人生活的痕迹，是一个人成长的写照，是一

个人经验的记载，更是一个人生命的历史。假如那些日记至今还保存着，或者从那时起我一直将日记写到今天，相信一定会有许许多多有关人事、生活、知识方面的往事可以追忆，不管好与不好，我相信一定可作为做人处事的龟鉴。

一九六三年，我参加“中国佛教会”访问团到亚洲国家进行友好访问，由于行程紧凑，我就在飞机、火车、渡轮上，甚至有时没有桌子，如在印度天气太热，还趴伏在地面上，写了八十天的日记，每天写好后，要赶在《觉世》旬刊上发表，后来并将之定名“海天游踪”，交由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，想不到却因为内容涉及一些对佛教人士的看法，因而引起不少风波。之后，我又至印度朝圣多次，对于佛国当初值得记述的事迹，并没有留下雪泥鸿爪而深感可惜。

一九六七年，我开始创建佛光山，最初在《觉世》旬刊上发表每天大事记，约数年之久，后因凤山张致良居士认为太过把人事公开报导，故而反对刊出，从此，我对开山时的心情经过未能留下丝毫痕迹，至今回憶，也觉得不无遗憾。

直至一九八九年春天，我组织了“国际佛教促进会大陆弘法团”到大陆探亲弘法，当时台湾

各大日报纷纷邀我写访问日记，可能是因为事情太过繁忙，加上许多敏感问题，实在不易着笔，只有一一婉谢。虽然没有将日记在报纸上发表，但是我仍然写了三十天的日记，后因飞机输送行李时的失误，在大陆所买的书籍和那些珍贵的纪念品，甚至日记统统都遗失了，至今还不晓得流落何方，也许数百年后有人发现到的时候，说不定是一桩历史公案哩！

是一九八九年的七月吧，我为了顾念《普门》杂志的发行量，对其聊尽一点心意，便自告奋勇地向主其事的依空、永芸提供日记给他们发表，从一九八九年七月一起，迄今四年，未曾间断。这些日子，我将自己个人的生活、工作、弘法度众上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等一切皆公诸于读者之前。只是我的日记挂一漏万，没有真正顾及到生活方面，像有很多书信、谈话、友谊、计划，并没有记录下来，工作、演讲等内容，也由于篇幅的局限，没有完整地详录。尤其是对事情的看法、内心的感受，自觉表达得很不完全。

其实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负责笔录日记的永庄，四年来自是最辛苦，尤其因为他没有跟我讲话的习惯，也没有问过我日记要怎样写，或许由

于他不讲话的缘故，我也没有特意告诉他我的一些看法。所以，他无法确实地了解我心中的体会，唯有待日记写好后，我在字里行间补上几句就草率地完成。

这本日记除了永庄之外，曾经为我代笔过的有慈惠、慈容、依空、慧军、永妙、满果、依日、依筏、依门、依宏、依晨、永贤、永均、永芸、慧传、满义、永海、满和、永有、依益、觉幻和李仁玉等人，他们有的为我写过一月半月，也有的只写了一天两天，无论记录的多与寡，我仍然要向这些徒众表示感谢，因为有他们，才没有让我的日记在四年里中断过。

有人说，在我的日记中并没有常常看见我读书；也有人说，读我的日记，很少看到我吃饭修行，也甚少叙述我生活中的细节，例如只见我坐飞机，并没有提及我去买票，只听闻我每天去某个地方，并没有说谁替我开车……事实上，天天要做的事情，常常要做的事情，顾此失彼是在所难免的。

也有人问我：日记是什么？我想了想，觉得日记有时候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反观自照；有时候日记是一个知己，可以尽情地向他倾诉自己内心的感受；有时候日记是一张功过表，上面记下了我们处

世的对与错；又有的时候日记是一部成长史，留下了成熟过程中的点点滴滴；也有时候会觉得日记是一个百味坛，酸甜苦辣尽在其中……

此外，也有许多读者致电来函，给予我莫大的鼓励，像每次日记发表后，都会看到读者的热烈回响：有的赞美我为法忘躯、为教牺牲奉献，也有的说我的日记犹如一帖清凉剂，熄灭了都市里的喧哗和红尘中的纷争；有的说日记好像一盏明灯，为大家学佛的道路指引方向，更有的说日记好比一朵美丽的鲜花，吐露清香怡人的芬芳……若要真的问我对日记的看法，我则觉得日记是我随心自作、随性自遣的生活小品。

感谢很多人写了阅读“星云日记”的感言，如：“《中央日报》”社长石永贵先生、胡志强先生、作家尹雪曼先生、薇薇夫人等。有的人说我的日记有教育性的内容，有的人说有跟随我弘游天下感觉，但我自己并不满意，因为文字并不十分流畅，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十分深入，尤其有些事情的前因后果、上下关系及诗词古句，我都记不清出处，除感谢外，在此也顺便说声歉意。

现在，《普门》要将我这四年来的日记发行单行本，到一九九二年止，总计有二十册之多（编者

注：《星云日记》共四十四册，此序作于前二十册出版时)，感谢三宝的加持，和所有亲友信徒的因缘，没有你们，就没有现在这本日记。

一九九三年八月八日开山寮

如山如水的大师

赵翠慧

星云大师，我从小就爱他，该如何把这份挚爱形诸文字呢？

智慧的母亲说：“很难。不相信，去看看山，去看看水，看看山水怎么对你说？”

真的，谁可以将无怨无悔屹立着的山，心甘情愿流动着的水，用修饰的文字或堆砌的形容词表达清楚呢？

大师如山，是大家永远的靠山。

大师如水，是滋养我们心灵的活水。

曾有人奇怪，为什么我没为佛光山做过什么，而大师还这么疼我？真是一语道出大师的慈悲。大师疼惜众生，从不因你为他做过什么，他只是一直在付出，又不收取任何回报。我们多么希望也能为

他多做一些，他却宠着我们，他只对他的出家弟子们要求好严格，因为弘法利生是非常严肃、庄严的。他云游五大洲，带领着全球的信众，实践人间佛教的理念。

大师透过《星云日记》更具体的示现他对众生的关爱。字字珠玑，句句良言，苦口婆心，谆谆教诲。

我们透过《星云日记》，更明了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，是多么的不容易，我们多么幸运能追随着他，进入他毫不隐密的世界里。

尽管很多人为大师的大爱、无我感动，很多人为主师的精神感召，大师仍是我心目中永远认定的亲爱的大家长，他爱我，爱每个人都如亲人般。

点 灯

一个人即使物质生活欠缺，
只要他有慈悲、有智慧，
生命就会变得充实、富有。
我们要点亮一盏欢喜的灯，
点亮一盏信仰的灯，
内心有了欢喜、信仰，
比世界上有形的财富更为重要。

1996 年

3月1日—3月15日

精华语录

◎文章和人一样，不仅要真，还要有善，进而追求美。

◎生活在这个世间，最需要的就是光明，没有光明的地方，一片黑暗、一片荒寂。

◎人生最美、最有价值的事，就是心中有一盏明灯。

◎如何使自己聪明起来？寻找过去历史，加强人际关系，培养因缘，充实生活常识。

◎患难之交犹如春风冬阳，善知识像大地一样，给予我们成长，成就我们求道的因缘。

◎属下要能接受、喜欢主管；身为主管要懂得爱护属下，因为“爱”才能赢得尊重。

◎在团体中，要懂得全盘了解，全面参与，多

关心周遭的每一事、每一物。

◎人情比金钱重要，道义比人情更高。

◎勿用自己的情绪决定任何事情，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，明白事、理、法，要以佛法待人，而不以情绪待人。

◎每天不求回报地帮人做三件事，培养主动替人解决问题的习惯，做事勇于担当负责，凡事不轻易拒绝。

◎先认识自己的缺点所在，下决心一定要改；再找出自己的长处，尽量发挥，如此才能提升自己。

三月 一日 星期五

上午九时三十分，素芳为我量体温、呼吸、血压和脉搏跳动，结果一切正常。经过一番紧张，西来寺的徒众和护士小姐终于放下心中的石头，松了口气。

我喜欢放几本书在身边，一有空，就可以翻阅细读，趁白天无人打扰之际，看了一些名人传记，如邓小平的《三上三下》、连雅堂的《青山青史》、蔡松坡的《风云长护》，还有《蒋廷黻回忆录》以及胡适之的各种书信，一天下来，也过得十分充实满足。记得明末才子金圣叹说过“有书真富贵，无病大神仙”，这句话的意境我颇能体会。

晚上八时，来探望我的人越来越多，我跟他们开玩笑说，徒弟的工作忙完了，现在轮到我上班了。大家听后，哈哈大笑。

首先，满果拿来刚写好的《佛光山》纪录影片剧本请我鉴定，我花了半小时审稿。

接着，满和来请示我对于德文版《心甘情愿》